

## 文化传统与当下

◎当下小文谈

# 走好“第四个十年”

□叶小文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一路走来,创造了“三个十年”连续增长的奇迹,真的是“高峡出平湖,当惊世界殊”!

但“三十而立”之后,世界很多经济体往往出现拐点,盛极而衰,这似乎是在劫难逃。纵观一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连续保持十年、二十年增长的国家有若干,但“三十而立者寥寥,四十而惑者多多”,能继续走好“第四个十年”的经济体,当代几乎没有。

“高处不胜寒”。中国经济能否迈过这个坎,走好“第四个十年”?我们在筹划努力,世界在拭目以待。

从基本上看,任何经济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

纵观一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连续保持十年、二十年增长的国家有若干,但“三十而立者寥寥,四十而惑者多多”,能继续走好“第四个十年”的经济体,当代几乎没有。

要逼着企业转型,增加科研开发和科技创新的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成本昂贵的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为支撑,才能确保摊销成本,有利可图而“可持续发展”。市场需求越大,企业产量越大,科技创新的单位成本分摊率就越低。中国的市场,产业规模是世界上最好的,支撑昂贵成本研发的产业规模,正在形成和持续增长之中。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变化了,“一部分人没活干,一部分活没人干”的现象又会出现。能否破解这个悖论,是中国经济

发展能否继续走好“第四个十年”的又一关键。我们至少有以下两招来应对:

一是大力推进服务业发展。美国作为发达的经济体,其消费占GDP的71%。在其消费中,商品消费只占25%,服务性消费占75%。而我国这两个比例正好是倒过来的。可见,这个领域里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必然催生现代服务业,如现代物流、金融保险、电子商务、文化创意、信息咨询等。“十二五”规划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

消费潜力,更将为服务业的大发展提供广阔的前景。

二是大力推进西部开发。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过去闹革命,可以“西方不亮东方亮”;今天搞建设,则可以“亮了东方亮西方”。由于存在着人均收入上的差距,东部和西部的市场需求呈阶梯形。因为不同收入水平的主流需求有所不同,如市场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曾出现过对百元产品(如服装、小家电)、千元产品(如大家电)、万元产品(如计算机、旅游)、十万元产品(如汽车)、N万元产品(如住宅)而培

育出相应产业。这些产业因巨大的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形成了规模经济带来的成本优势。而随着市场的饱和及需求高潮的退去,其过剩的生产能力必然要寻找新的市场。东西部市场的梯度需求,使产业发展中的这种“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现象成为可能。“十二五”规划做出部署,要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必然促进区域间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产业有序转移。

仅列举以上两条,我们就可以有信心,中国经济能够走好“第四个十年”。

中国能一路走好,世界正拭目以待。



叶小文: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副院长,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著名学者, 著有《小文百篇》、《多视角看社会问题》、《化对抗为对话》等多部著作, 本栏目特邀顾问。

编辑:王慧  
美编:马晓迪



## 一位民工写给儿子的心里话

□张洪亮

阳阳:

我刚满三周岁的小儿,今夜在梦里,你又从我压在枕头下的相册中走出来,蹦蹦跳跳出现在我面前——

你知道吗,阳阳,当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们就曾为生计所迫搬过两次“家”了;在你一天天长大的这三年,我们又因种种缘故挪过两次窝。生活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城市里,和那句“人挪活树挪死”的谚语是多么不同啊,几乎每挪动一个地方,我们这些民工本来就够不多的自信心就减少一点。搬到最后,别人不说,连我们自己都想放弃打拼,回到老家种地去……就在这种困顿的窘况下,阳阳,我们从你愈长愈结实的身材和愈来愈响亮的笑声里看到了希望,放弃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重新抖擞精神,又投入到新一轮的拼搏中。

不是吗,一个孩子都能承受颠沛流离之苦,并且永远那么快乐,甚至是欢呼雀跃地去迎接这一切,正值盛年的我们有什么脸面和理由退缩?!

阳阳,你走后,我原本很有规律的生活秩序也被打乱:当初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每天早上四五点钟醒来的你便会早早把我从睡梦中吵醒,而到了晚上,我八九点便拥着你酣然入睡。可现在,我独自一人在这寂寞的夜里有时候到十二点还睡不着,而早上我又常常睡过了头,有时到八九点钟才会揉着惺忪的睡眼爬起来。

阳阳,想着你的到来带给我的千般情、万般好,也许我真的不该把你送回百里之外的老家去,哪怕仅仅是不长的一段时间。但你知道吗,阳阳,在你出生后不久,我和你妈妈就已经为生存的艰难天天吵架了,这几年来,虽然我们还是看似温馨地生活在一起,其实我和她之间早已产生了永远无法弥补的裂痕,就在我要决定送你回老家的前几个月,我和你妈妈已经决定要

离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能理解她,谁让爸爸这么无能,不能像城里人那样买一套漂亮的大房子呢?不能像有体面工作的男人们一样有充足的时间陪她逛街呢?不能给予她一个女人应该得到的呵护和幸福呢?所以,当她向爸爸提出离婚那一刻,爸爸没有吃惊,也没有难过,更没有发火……爸爸有的只是深深的愧疚,愧疚于你这么小的孩子却将要失去母爱的温暖,愧疚于不该给你这样一个残缺不全的家庭,愧疚于你从此将得不到一个孩子应该拥有的正常关心与呵护……我也曾试着像别的单亲家长一样早上把你送到幼儿园,晚上再接回来,可这样不仅影响我打工挣钱,而且幼小的你由于得不到及时照料,常常吃不好,穿不好,休息不好……于是,爸爸想来想去,就决定送你回老家让你爷爷、奶奶照顾了。

爸爸知道,你也许会痛恨我将你从已经生活习惯了的城市转移到乡下。但不用问,也不用猜,阳阳,爸爸就能够想象到你回到老家的这半年多,学到了多少你将来终生受用的东西。比如,现在你一定会分清这两个身材庞大的家伙,哪一头是马,哪一头是牛,而不是像你以前那样见了马喊牛,见了牛喊马;分清这一对长翅膀的大鸟,哪一只只是鸡,哪一只只是鸭……会叫得出五谷杂粮的名字,能和小狗小猫们和睦相处,在不知不觉中体验到这个看似简单的世界原来是这么多姿多彩、广阔丰富……

爸爸对你的期待和要求都不高,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接受阳光和风的洗礼,拥有一个健壮的身体;能够融入老家那个自然、温馨的环境里,从现在开始就在你小小的心底埋下一粒博爱的种子……

话虽这样说,阳阳,当天早上我送你和奶奶回老家时,我的心情还是忐忑不已,当返乡的公共汽车开动的那一刻,我终究还是没有忍住,背过身去偷偷地哭了。

永远爱你的爸爸

◎感悟经典

## 说说“濠上之辩”



□何中华

《庄子》秋水篇中有一段话,记载的是庄子与惠施的一次争论,即所谓“濠上之辩”,饶有趣味。庄子说:“儻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这是第一个回合,其大意是,庄子说:“你看,儻鱼在水里自由自在地游荡,是多么地快乐啊!”惠施不服,诘问道:“你又不是鱼,你哪里知道鱼的快乐呢?”庄子反唇相讥,说道:“你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鱼的快乐呢?!”这段有点拗口的对话十分有趣,固然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理解,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无疑能够从审美发生的角度,理解“移情”的作用。

庄子的这种把鱼也想象得像人一样拥有快乐心理感受的看待方式,是一种推己及物、设身处地的姿态,也就是把人自身所特有的情感,投射并转移到“鱼”上面去。这也就是所谓的“移情”。可以说,它正是美感和诗意赖以发生的秘密所在。庄子对于惠施所做的回应,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充分表现出一个思想家的机敏和睿智。

我们对于庄子的回应,不能也不应该做拘泥的理解,去天真地苛责它,说它不合乎科学。因为从科学层面上说,我们足以能够证明“鱼”本身根本没有进化出发达的神经中枢系统,不具有自我意识,不可能像人一样地有“快乐”的感受。所以,从科学认知的角度看,庄子的说法无疑是荒诞的。庄子所谓的“鱼之乐”,显

然不是一种认知视野下的判断。庄子拿“乐”字来形容“鱼”的“心境”,其实不过是把他自己的“乐”的心境外化到“鱼”那里去的结果罢了。因为它是审美的,所以是超越科学认知的,并没有也无需什么“科学的”依据。

然不是一种认知视野下的判断。庄子拿“乐”字来形容“鱼”的“心境”,其实不过是把他自己的“乐”的心境外化到“鱼”那里去的结果罢了。因为它是审美的,所以是超越科学认知的,并没有也无需什么“科学的”依据。也正因此,它才诗意盎然。

我们在诗歌中不乏这样的措辞,诸如“高山垂首”、“大海哭泣”、“太阳流泪”之类的表达。尽管只有“人”才有“首”,“高山”谈何“首”?“大海”绝无感情,谈何“哭泣”?“太阳”不过是一高温气团,属于物理事实,更无“流泪”可言!所以,拿科学论文范式则之,这只能是“满纸荒唐言”罢了;然而,这却正是诗歌语言的必要。离开了这种“拟人化”的表达,美感无从发生,诗意荡然无存。

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说得极好:云何尝能飞?泉何尝能跃?我们却常说云飞泉跃;山何尝能鸣?谷何尝能应?我们却常说山鸣谷应。“移情作用”就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之上,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例如,自己在欢喜时,大地山河都在扬眉带笑;自己在悲伤时,风云花鸟都在叹气凝愁。惜别时蜡烛可以垂泪,兴到时青山亦觉点头。柳絮有时“轻狂”,晚峰有时“清苦”。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北宋隐士林和靖何以爱梅呢?因为他在暗香疏影中见出隐者的高标。明儒陈白沙有关于陶渊明和林和靖的几首诗:“篱下花堪把,先生有酒不?遥看白衣者,不复问江州。”《题渊明菊》“白衣刚到

黄花下,醒长官为醉长官。社里新知僧酒主,门前高枕石蒲团。”(《渊明爱菊》)这是写陶渊明,我们从中不难体味出陶潜借菊花而实现的傲然物外的人格寄托。“发与疏梅白,身将寡鹤苍。孤山残雪后,清绝凭栏人。”(《题和靖梅》)“懊恼梅花未有诗,孤山马上又攒眉。后人拈出前人句,作者原来自不知。”(《和靖爱梅》)这是写林和靖,我们从中也足以感受到林逋通过爱梅所表达出来的傲骨和气节之人格美。

朱光潜先生把“移情”的现象恰当地称之为“宇宙的人情化”,客观的主观化。人的内在尺度乃是审美的最高尺度。审美不过是主体内在尺度的对象化,也就是“移情”作用。如此一来,美感便发生了,它发生于这种移情之中,发生在对象世界的“拟人化”的过程之中。黑格尔在《美学》中写道:“艺术理想的本质就在于这样使外在的事物还原到具有心灵性的事物,因而使外在的现象符合心灵,成为心灵的表现”。所以,情感构成人类掌握世界的审美方式的主观特征,人类的艺术创造则构成审美方式的人文形式。

从一定意义上说,审美就是人作为主体,以自身内在尺度为依据,去观照外物所获得的一种快感体验。审美离不开“移情”作用,或者干脆说,审美就是一种移情。对此,从庄子回惠施的“濠上之辩”这里,我们无疑可以获得某种启示。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